

随 笔

跑步的隐喻

□李泱(宁夏银川)

银川最近空气很好,冷是清冽透亮的冷,贺兰山巅,云带蹁跹丝滑,同嶙峋壮阔的峰线相映成趣,偏居一隅的晴雪景致放大了山体的魅惑,阳光不遗余力慷慨地描边,映射皑皑白雪,穿透薄雾淡云,沿着沈阳路一路西行,会幽幽生出一句:“好天气该去跑步的。”

跑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享有众多拥趸,大学体测考核2.4公里的记忆至今想来都是梦魇,相比短跑凭借天赋,长跑同最大心率、乳酸代谢率、肺活量及肌肉类型等硬指标有关,常年运动匮乏热衷电竞沉迷剧集的莘莘学子顶着乱发捧着外卖从电脑前拔出脑袋目光呆滞地看向令人望而生畏的及格线,只能质疑这项运动的合理性。多年以后,同其它事物戏剧性的逆转一样,人们默默换上跑鞋穿行四季,让奔跑的足迹留在城市的街巷湖畔田畦山麓,队伍逐渐庞大,但无论何种缘由,用行动狠狠回击了年少时稚嫩的武断。

跑步是种独特体验,融合了人类两种原始冲动——恐惧和愉悦。无论是害怕还是快乐,人们在跑步中逃开不幸,也借由奔跑追寻幸福。跑步时不再进行高密度理性思考,向着一个既定的参照物出发,调整呼吸与步伐,沐浴着日出或夕照,感受清澈的风穿透胸腔,忘掉名字,忘掉身份,从世间繁杂中抽离出来,那一刻只体味内心以一分钟一个节奏的转向速度,从膨胀的紊乱向收敛的素静过渡。重复行进的动作在软件地图中左冲右突描绘出动人的闭合线,当你弯腰喘气看着这条线,犹如宇航员从太空站望向地球的雄浑山脉,不由得觉得豪迈。

跑步中打开音乐软件,进入漫游频道,无论鼓点还是弦乐,摇滚还是抒情,都点缀了每段路程的色彩,似乎自己在穿行一条长长的甬道,沉重又坚毅的步伐迈进的不再是某种无意义,而是迈进镜像般的另一个自我的湖心,试着和自然融入,发现自己的力,让你觉得生活并不是一潭死水,把目的地想象成任何一种无形的馈赠,有意义的馈赠。记得年少时学过那篇著名的《白杨礼赞》,赞美其以长久的巍然不动的静止姿势体现的品格,可谁又说人们在跑步中不能创造自己的礼赞呢,我想白杨若是智慧,它是会羡慕翱翔于苍穹的孤鹫与南燕的吧。对于人类来说,奔跑是无辅助状态下最接近飞翔的运动吧。

近几年各大城市都热衷举办马拉松赛事,虽未曾参加过,但通过屏幕看到那些穿着鲜艳服饰,戴着各种头盔面罩的人们,还是会被欢乐的气氛感染。朋友说很多人都跑不过半程,甚至在不到10公里处就退出赛程,但并不会因此气馁,发令枪响后,众人奔向终点的那种清晰的目标感,会让自己仿佛回到高中生涯:彼此都在一个轨道中行进,不会有觉得掉队或被遗弃的错觉,无论阳光在眼前还是身后,雨滴落向何处,风卷起怎样的波澜,那种集体目标感让人觉得心安。

村上春树说,跑步的魅力,在于个人的局限性中,可以有效地燃烧自己,哪怕只是一丁点儿,这便是跑步一事的本质,也是活着一事的隐喻。我想,随着愈来愈多的人加入跑步大军,逐渐会发现,总有一天我们能穿越肉身的疲惫和思维的紧绷,终究在其中胜出。

时 光

书声里的油菜花

□石毅(江苏泗洪)

师范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一所离家五十多里的乡村小学。那所学校坐落在洪泽湖畔,方圆两里内不见村庄。伫立在校门口,一抬头,就能看到蟒蛇一样的洪泽湖大堤。

学校有围墙,围墙四周种着油菜,油菜之外是广袤的麦田,麦田之外是白杨树庇护下的一排排农家瓦屋。踏着沙沙作响的石子路走进校园。路两侧站着一排挺拔的宝塔松,两排瓦房红灰鲜明,气定神闲。红色的是教室与办公室,灰色的是教工宿舍与小卖部。宿舍前面是绿色的小菜园,教室前后空地上栽着青汪汪的油菜。

初到学校,我的内心曾一度失落。这偏僻的角落,和我理想中的学校相去甚远。但没多久,这种不适与落寞便渐渐烟消云散。

这里的老师大都是本地人,他们对我这个“外来户”却非常友善,像老家那些亲人一样热情相待,让孤身在外的我备感温馨。

每天下午放学后,校园人去校空。里面只剩下我和看校的老王。老王从小菜园里割一把韭菜,加两个草鸡蛋,炒一碟香喷喷的韭菜鸡蛋,又配上一小碟煮熟的花生米。我俩相对而坐,一边浅酌慢饮,一边闲话农桑。不知不觉,远处的村庄已万家灯火。高个子陈老师比我年长几岁,他的爱人是我不是本家。陈老师像兄长一样,经常邀我去他家做客。暖融融的话语,热腾腾的饭菜,驱散了我心中的孤寂。一位腿有残疾的大婶借口看孩子,还送了我半口袋红薯——那是我的最爱。学校谁家红白喜事,大家都会主动登门;雨雪天气,大伙不分彼此一块打平伙……

那些长年沐浴在湖光与艳阳里的农家少年大都肤色黝黑,他们的眼睛却像湖水一样清澈。他们个个都是逮鱼的行家。上学路上经常会捕到小龙虾、鲫鱼、泥鳅,甚至甲鱼。一个叫陈佳友的四年级学生还教我观察过甲鱼的行踪,分辨各种鱼类气泡的方法。比如鲫鱼的气泡小而密,鲤鱼的气泡大而疏,草鱼的气

泡大而少,花鲢的气泡呈带状,黑鱼的气泡一串串……晚上,我拿着手电到校园后面的小河里抓鱼,按照他们教的方法,每次都有收获。

湖边的孩子也非常善解人意。有一次,我的煤球炉半夜熄火了,早上没时间生火。我空着肚子连上了两节课,课间教完广播操,满头虚汗,浑身乏力。回到办公室,我发现办公桌上有两袋芝麻果子,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老师,您辛苦了!”我的眼里瞬间一片湿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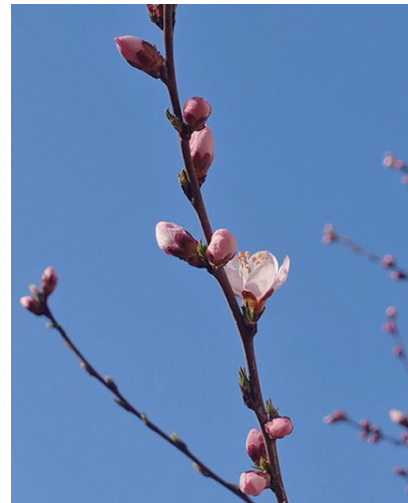
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校园美如画卷。绿油油的麦田环绕着金灿灿的油菜花,校园像一座浮在绿海上的彩色岛屿。云雀在麦地上高歌,蜜蜂、蝴蝶在花间起舞,蛙鸣此起彼伏。宿舍、办公室、教室、石子路,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是馥郁的油菜花香。

每周作文课,我会把孩子们带出教室,让他们细致观察油菜花,感受麦田的坦荡、河流的豁达;背诵历史知识,孩子们嫌教室嘈杂,我就把他们放出去,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地钻进油菜花丛。油菜花淹没了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身体与心灵都浸透在花香里。蜜蜂在花间采蜜,孩子们在书海里寻觅,读书声、蜜蜂的嗡嗡声、油菜花香混在一起。然后,他们带着一身花香与新鲜的泥土气息回到教室。不知是油菜花启蒙了孩子,还是孩子们偶遇神助,即使是那些平时学得很慢的孩子,也能顺利地把课文背出来。那时候,我任教的五年级历史和语文课,几乎每学期在全镇小学都名列前茅。

每天除了上课,我还有很多时间看书。晚上,在蛙鸣及各种虫唱交织的天籁声里,闻着浓郁的油菜花香,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两年后,工作变动,我调到了另一所学校任教。

时光匆匆,三十多年如白驹过隙,我曾经的青春驿站——湖滩小学,早已消失在时光的长河中。但我依然会时常想起校园里那片美丽的油菜花,以及像油菜花一样淳朴善良的湖边孩子和那些同事……



花开有期。李振文摄

真 情

不一样的花期

□温锋(湖北恩施)

午后的闲暇,看看手机短视频,无意间看到了一幕令人心动的场景:一个有发育迟缓障碍的小男孩,在父母九载光阴的坚持和陪伴下,终于独自站起,缓缓迈出步履。视频中小男孩的父亲,发现孩子站起的那一刻,为了不打断他的“尝试”,假装仍专注于眼前的电脑,强压着心中的激动,不动声色地守护着。直至孩子终于蹒跚走到他身旁,那一刻,这位父亲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泪如泉涌……

屏幕这端的我,也泪光闪烁,心弦被深深触动。我的小女儿,同样经历着发育迟缓的旅程,7岁才开始讲话的她,今年正在上一年级,目前都还不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听别人说话也不是很懂。

女儿的语文老师微信上告诉我,女儿今天在课堂上勇敢地举起了小手,参与回答老师的提问。我急切询问结果,得到的答案温暖如春,女儿用“爱”字组了一个词——“爱护”,简单二字,对于我来说却重逾千钧。老师的耐心,同学的鼓励,织就了女儿成长路上的一抹春色,给她的人生带来温暖。

家乡三月,春寒料峭,万物复苏。低山的桃花已如云霞般绚烂,而千米之上的高山,杜鹃花却刚刚含苞待放,自然界的规律,讲述着成长的差异。迟开的杜鹃,也终将绽放出同样绚丽的色彩。

在收到女儿老师的消息后,我心中难以抑制的激动。我急忙放下手头的工作,驱车赶往学校。站在校门口,远远望见女儿背着书包,一步步向我走来,她的脸上洋溢着笑,眼中闪烁着星光。我蹲下身,紧紧地抱住了她。

生命之树各有花期,花开不同时,果熟亦有序。在这个多彩的世界里,每个灵魂都在以自己的节奏绽放,而爱,是那永恒的阳光,温暖并照亮每一个花蕾。